

CHEN GUO KAI WEN JI

陳國凱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陳國凱文集 ③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国凯文集:全10册/陈国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61-1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176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婷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642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52.875 插页40

印数 1—2000

版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8961-1

定价 420.00元

目 录

第一章	香港来客	1
第二章	政治边防	33
第三章	大风起兮	61
第四章	北京女人	92
第五章	国际笑话	116
第六章	羊城风雨	142
第七章	风流女工	167
第八章	多事之秋	192
第九章	深圳人	226
第十章	发烧友	248
第十一章	上海滩	266
第十二章	吹梅笛怨	288
第十三章	清华学子	308
第十四章	南天情事	336
第十五章	横财在手	373
第十六章	广东姑娘	407
第十七章	冬去春来	443
第十八章	大江东去	463
后记	501

第一章

香港来客

1

公元一九七九年初春。

连绵的春雨过后，虽然老天爷的脸孔还继续阴郁，天南一角却已露出鲜活的亮色。

今年的春雨来得早，来得勤，来得长。寒风夹着雨丝，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却滞留不去。南方带满潮气的春寒让人难受，一些穿州过府的广东人便说：北方的冷，冷在皮肤上；广东的冷，冷在骨子里。是否如此，当是自家寒暖自家知了。

多日的春雨，把罗湖海关通向深圳镇的土路搞得一塌糊涂，满目泥泞。

此刻，从罗湖海关那边来了几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和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郎。他们说说笑笑，朝罗湖桥方向走来。他们说的都是广府话，“点呀”、“点呀”（怎么啦），“系呀”、“系呀”（是呀）的。香港人讲英语在中国一流，一讲普通话，就像嘴里含着 BB 糖，比广州人讲得还难听。

香港基本上是广东人的天下。广东客家话、广府话（也叫广州话、白话）、潮州话三大语系的人构成了香港土话的洋洋大观。

如果按人类学分类,亚洲大陆架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中国有个奇妙现象:从北国到南方,天气越来越热,人越长越缩水。据史家考证,广东人的祖先曾是高大威猛的北方人,同种同族,到了南疆广东,一代代传下来,变得短小精悍,变得灵动活泼。广东这地方也怪,肌肤如雪的北方姑娘,在广东居住的时间长了,逐渐也向黄脸婆转化。这奇妙的人文景观,大概是水土原因。而别的原因又是天机泄漏不得,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广东人哪怕走到天涯海角,那身材,那肤色,那脸相,那声调,那聪明的眼神、灵动的表情,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

香港有位高人,姓名记不得了,他曾经将广东人跟日本仔比较,他认为这两地人都聪明机警,都是善财童子,千手观音,都是商战高手。不过,从总体看来,日本仔比广东人的智商稍微高了一点点。究其原因,是日本人长得比广东人矮。广东人常说“矮仔多计”,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长得矮的人工于计谋。此处做了注脚,广东人的睿智看来是不含糊的。

香港这个小岛本来隶属广东,是广东人开发的。非我族类的英国钩鼻佬后来才带着洋枪洋炮带着鸦片爬到香港谋财害命。北方同胞傻乎乎的绵乎乎的来得更晚,等香港发展起来才逐渐向香港移民。早年,有多少人把这台风经常出没的小岛滩涂放在眼里!香港算什么呀,那时连喝水都困难,遇上不好天气,臭水烂咸鱼,香港就像臭港。香港所以得名,是因为早年珠江三角洲等地产的香草从这儿转运出口,才有了好听的名字——香港。

香港虽然华洋混杂,母语依然是广府话。英国钩鼻佬曾经想把香港的语言改成英语,从小孩开始就进行英语教育,但怎么改也改不了。阿爷教下来的,改得了么?英国佬在香港是为了刮油,不想把香港人变成“鬼佬”,想变也变不了,变起来可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有人这样形容英、美两国：美国佬是狗，吃饱了就走；英国佬是猪，吃饱了就躺在那儿到处搞殖民地。鬼佬说香港是英国女皇皇冠上的宝石；香港人说，什么宝石，那是香港华人血泪凝成的冷光。一届届香港总督，不过是英国皇家的走狗，到香港啃皮啃肉啃骨头的。你看那些在香港的英国佬，哪个不是脑满肠肥，腰粗气壮。有人调侃：英国佬在香港捞饱了捞够了捞得够多了。香港人屙的屎运到英国，也够英国佬肥的。

眼下这一行人，领头的是香港大华轮船公司总经理方辛。

大华公司是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清朝就有了，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创办的。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现代的工业史开放史大概是得从这家公司写起。大华公司像一条长长的线，牵连着中国多灾多难的现当代史，此话说起来就长了，因为历史比小说难说多了。

当今的香港大华公司现在直属国务院某部。真正在香港的大陆工交企业，也许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今天，方辛亲自出马来深圳，是为了实施公司的新战略：计划在大陆开拓地盘，发展业务，想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个工业开发区，在古老的神州一角，施展拳脚，打开禁锢，实行开放改革方略。

方辛行伍出身，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刀痕，隐含英气；言行举止，有着明显的军人风度，没有一般商家佬的滑头相。香港盛产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也盛产皮笑肉不笑的滑头商人。

今天来深圳的同行都是方辛手下的职员。一位是公司发展部的杨飞翔经理，戴着金丝眼镜，长得一表人才，是商业谈判的一等好手。另一对金童玉女，男的叫曾国平，女的叫凌娜，也一表人才，就像许多小说中常写的：女的漂亮，男的潇洒。从头到脚都洋溢着香港人惯有的自信和自得的神情。他们都是公司发展部的业务骨干。这对青年人在香港长大，标准的香港口音。香港人讲白话和

走路,普遍比广州人快半拍。香港人做事,就比老香港城市的广州人快几拍了。

一路上,这帮人有说有笑,很热闹,很扎眼。

2

昨天是休息日,公司里一些同事结伴到狮子山黄大仙庙宇游玩。凌娜小姐硬把方辛拉上了。

狮子山的风景优美,钟灵毓秀。一到假期节日,游人如织,十分热闹。广东人没有正规的宗教。有庙就有神。谁也说不清广东有多少神仙。香港就更古怪了:香港人的迷信是出了名的。迷信风水八卦,流年运程。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不是观音,就是财神。电光香烛,长明灯火。好像有了这些便消灾纳福,家家安泰,户户平安。有些人挪个床位打个喷嚏都要翻查通书,看看是凶是吉。连堂堂的香港警察部门也供着关圣大帝的神位,不知这断头将军败军之帅能保佑他们什么?香港能把中西文化鬼马神明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该是他们的贡献。

要论香火,黄大仙、车公庙最盛。逢年过节,几十万人涌到车公庙,万头攒动,香港政府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香港人在那儿求个好签,敲一下庙前的大鼓,买个纸做的风车,就欢天喜地,说能带来一年好运,顺风顺水,老少平安,大吉大利。

说起来也算歪打正着,黄大仙这个神还是广州人送给香港的。黄大仙原来是广州郊区一个寺庙的神。广州的神仙多,在神仙排行榜上,黄大仙没多大名气,就像三流四流或者是不入流的歌星影星,那名气比当时饮誉粤港歌坛的粤曲明星梅影和小明星两位“平喉领袖”差多了。许多广州人还不知道广州有个黄大仙。

黄大仙毕竟是神仙,有神仙气度,安于寂寞。小庙小神仙,没

什么架子。人家愿意来烧香就烧香，不愿来磕头就别磕头。就是小孩子在它庙里拉屎撒尿也无所谓。神仙倒霉时也像落魄文人，被人瞧不起。

那一年广州战乱，庙宇衰败，神仙自己难保。黄大仙就更倒霉了。有个来往粤港两地的商人看见黄大仙可怜巴巴地待在庙里，香案冷清，任其风吹雨摇，神像下面还有一堆狗屎，动了恻隐之心，便把黄大仙神像带到了香港，垒些砖头，立个寺庙。南橘北枳，黄大仙到香港交了好运，就像多年落魄的歌星一路走红，被迫星族朝拜晚拜。时髦神仙黄大仙被香港人越拜越大，成了香港大名鼎鼎的神仙。如今香港地，有人不知孙中山，却无人不识黄大仙！

黄大仙庙宇前边，一位仙风道骨的白眉相士在论人断相。公司的同事看此人有仙家风骨，又听旁边的人说老者是有名的“铁嘴”，占吉卜凶，无不灵验，就争着找白眉老者看相。中国人见神就拜，见佛求签，风水八卦，算命看相，交点钱财，听相家术士说三道四，讨几句趋吉避凶的话，求得个心灵安慰，也是老传统了。

方辛从来不相信江湖术士。早年在广州活动，跟广州有名的“江相派”打过交道。说起“江相派”，老广州人都知道。这“江相派”也怪，一大帮相士神棍，到处骗人，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而且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那掌门人物，按今天标准，大概可以当个政协委员之类的角色。不过，这派人马，越来越糟，到后来就不再革命只是骗人了。方辛跟“江相派”的大弟子打过交道，知道“江相派”一些内幕，也上过“老千”（骗子）的当，多少懂得这类人如何出“千”（行骗）。看见许多人在那儿至诚至信地请人看相，觉得好笑。

方辛一看这人的神气，就不像开口《麻衣》、闭口《柳庄》的土相士，倒像懂得“师门三宝”的“江相派”弟子。从说话的声调、看相的路数，大体看得出来。旧时省港一带，大体是“江相派”的天

下。那些没入其门穿行于乡镇的土相士，不过拾些“江相派”的残羹冷饭而已。白眉相士皂履长袍，摇一把描金折扇，摆足一副权威架势，公司文员凌娜小姐争着给方辛交了相金，硬要方老板看相。

方辛说：“你也多事，我这相貌有什么好看的？”

“大家都去看。老板，你去看看相又何妨？图个高兴凑个热闹讨个吉利嘛，又不会损皮损肉。”

凌娜小姐顽皮得可以。她看过国民党官员烧香看相，求神拜佛，却没见过共产党员看相。让方老板看相是一桩挺新鲜挺刺激的事，便一个劲儿催促他。大家也觉得新鲜，都鼓动老板看相。

共产党员去看相，有悖情理。方辛想一笑置之。不过，看着大家热烈的劲头，不想扫大家的兴，不想让凌娜小姐下不了台，脸上难看，就权当玩笑，抱着游戏心理去凑凑热闹，听听这江湖术士如何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白眉老者阅人多矣，一看此人，就知道非我信徒。他来看相，多属游戏之举。相家六术，最重要的是“隆”（捧）、“千”（骗）两术。隆他两句，让他趁早开路。兄弟，你既然不是真心看相，就别在这儿碍手碍脚，浪费时间，影响老子赚钱。

白眉老者扫了方辛一眼，问：

“先生是算命，还是看相看流年气色？”

“看相吧。”方辛微微一笑。

这家伙面无愧色之色，这微微一笑就大有文章。赶快打发这家伙开路吧。白眉老者眉头一皱，出术了，一开口就下断语，出语惊人：

“先生，你有异相。”

方辛问：

“何异之有？”

白眉相士说：

“先生三停得配，地阁圆丰，威藏五岳朝天府，眉横日月人中龙。不是一般相格，此乃非凡之相。先生有此相格，必主大富大贵。”

方辛笑了：

“富从何来，贵在何方？”

“先生富从南来，贵在北方。当然，人生在世，不是一路风帆，偶有淫风苦雨，诸多阻滞。先生命宫中曾有凶星，已被‘月空’、‘地解’两星化解，逢凶化吉，雨过天晴，吉星高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先生有此福相，日后的荣华富贵，非一般俗世之人所能企及，先生是聪明人，点到即止，就无需我多讲了。”

话说到如此份儿上，老先生已经暗示他可以走了。

老者没容方辛再问，又送上几句说：

“先生的运道在北，宜向北行。不过，有一点请先生留意：先生眉宇间有一股若明若暗之气，直犯天官，需谨防小人。先生是明白人，就不必我再费唇舌了。”

说完，扇子一摇，招手下一位。

白眉老者说的全是废话。生活中到处都有小人，谁不防小人？算命先生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

白眉老者真的看错人了。方辛一辈子奔波劳碌，为共产党打天下，到了香港，虽然是握有实权的总经理，也是在共产党公司里做事，发不了财的。他一生坎坷，既无大富，也没有大贵。老婆过世后没有续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可见相家术士之言，不过是江湖老套，见人出“千”而已。

老先生几句话，就刮了两百块港币。看来，真正能发财的还是算命先生。香港这地方聪明人多，傻佬也多，到处有麻衣星相馆刮香港傻佬的钱。

凌娜笑着打趣：

“老板，你命运不差，算命先生说你大富大贵呢！”

同来的人也围上来笑：

“老板，发了大财，可不要忘记手下这些兄弟啊。”

“江湖佬的话你们也信？”方辛随意一笑。

今天来深圳，同行的人还说起昨天看相的事。凌娜小姐跟方辛开玩笑：

“老板，那算命先生可能真有点道行。昨天说你运道在北，今天就带我们北上深圳，说不准是财星高照，好运当头。我们也沾点运气。”

方辛哈哈一笑：

“你在英国读了几年书还没有开窍，也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老板，世间万物都在可信与不信之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有限的，冥冥之中可能真有天意。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大陆搞得乱七八糟，是人意还是天意？老板，你说得清楚吗？”

凌娜口没遮拦，问得方辛无话可答。

凌娜笑着问杨飞翔：

“杨经理，今天人中龙出海，怎么没有风雨？”

“风雨在后头呢。老板这次到深圳，龙腾虎跃，耕云播雨，肯定会给小深圳带来一番风雨，你们就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

“可不要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曾国平读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之类启蒙书，自然很有学问、很诗人地说了两句。

杨飞翔一听就笑：“平哥，你肚里也有几个词了？真看得出来，还龙游浅水，你知道深圳这地方水深水浅？”

杨飞翔笑着—开口，曾国平就收声了。要说讲古道今，论人断世，十个曾国平也讲不过这个四眼佬。你曾国平这点水平，就别在杨先生面前念《增广贤文》了。

凌娜小姐身段苗条，明目皓齿，皮肤白嫩得风一吹就会吹破。不论从哪方面看，凌娜小姐都算是美人。

凌娜小姐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人家。父亲凌永坚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老板，有一幢花园别墅。在香港地，有花园别墅算很有身份的人家了。

父亲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拥有很高档的音响器材和上万张黑胶唱片，他那些器材都是名重一时的世界名器，收集的唱片都是世界名曲，都是名厂版本。

凌娜对父亲开玩笑：老爸，你干脆当音响店的老板算了，有那份兴趣那份心思，何必再做其他生意？

父亲说，你小孩子懂什么！事业和爱好是两回事。做生意是谋财，听音乐是净心。人生在世，不能光会谋财没有素心。懂不懂？

凌永坚是超级发烧友，他花了重资，请了声学方面的专家，装修了一间很讲究的听音室。除了处理一些商务上的事情，就在听音室欣赏音乐。

音响一开，凌永坚就陶醉在音乐大师们的乐韵之中。一切世俗的喧嚣、商界的争斗，都变成朝露碎珠，流云逝水，在清雅、优美、哀婉、雄奇的音乐声中消散飘走了。

这发烧友烧的热度相当之高，在公司办公室也安置了一套不错的音响器材，商谈业务，接待客人，也在轻柔的音乐声中进行。这位资深的音乐发烧友常跟人说，人生百岁，富贵荣华，也不过是浮云一朵，逝水一勺。只有音乐能使人进入化境，步入永恒。不懂音乐只会在商场宦海里爬来爬去的人，虽然能得意于一时，却活得

太苦太累，不懂人生。

凌永坚给朋友送礼，出手别致。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礼品盒，录几盒高质量的音乐磁带，签上他的大名，放进礼品盒，作为雅礼，郑重地送给他看得上眼的朋友。

人家看着这精致的包装，以为凌老板送的不是金牛玉马，也是奇珍异品。一看是几盒磁带，都忍俊不禁。“凌老板送礼得个响”，已成为朋友的笑谈。凌老板一心要全世界的人都成为音乐发烧友。熟悉凌永坚的人说，按凌永坚的资历、家世和经商才能，足能成为豪富，只因为音乐发烧把财气烧走了。

凌永坚很疼爱宝贝女儿凌娜，一门心思希望女儿将来成为钢琴家，还梦想女儿能成为阿格丽姬那样名满天下的人物。曾经是香港人媳妇的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才。凌永坚听过阿格丽姬在香港举行的音乐会，真是震撼人心的演出。一曲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使听众如醉如痴。阿格丽姬像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她弹奏钢琴，行云流水，碎玉飞珠，火花迸溅，把漫天乐韵撒向人间。这样的天才与生俱来世界上也没有几个。

父亲在女儿身上用尽了心思，给爱女买了一台名琴，专门辟出一间琴室，请了很有经验的钢琴教师教她习琴。希望女儿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德彪西这些音乐天才的乐韵中陶冶性情，开发智力，培育乐思。即使女儿成不了钢琴家，也会变得文雅聪慧些。谁让科学家证实再证实：让小孩多听莫扎特的乐曲，智力会发展得快，比一般孩子聪明。

女儿五岁，凌永坚就要她习琴了。他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女儿穿着长裙，高雅地出现在音乐舞台上，运指如神，举办她的独奏音乐会。那是何等值得骄傲何等令人快慰的事。发烧友凌永坚做梦都想着能有这一天。

无奈音乐发烧友一不留神就烧过了头，女儿根本不是这方面

的料。凌娜的屁股痛恨琴凳,对五线谱毫无兴趣,一上琴台就哭。他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甚至在钢琴旁边放了藤条,扬言不弹琴就打手掌心,又哄又怕,也难以让小凌娜对钢琴发生兴趣。这孩子调皮得甚至敢跟男孩子打架,成天蹦蹦跳跳,扬言弹钢琴不如骑木马。

钢琴教师对凌娜毫无办法,只好对凌永坚直言:这孩子缺乏音乐天资,不堪造就。对缺少音乐细胞的孩子,绝对不可勉强。

钢琴教师把话说到底:世界上学琴的少年儿童千千万万,能真正功成名就成为钢琴大家的鲜有几人。偌大的中国,在我印象中,也只有一位傅聪是世界级的钢琴名家。许多人苦练一生,至今还未入流。凌先生,真正的文学艺术,不是光靠技术可以造就,要讲天赋,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怎么教也难于成才。这孩子不肯学琴也就罢了,免得误她一生。

凌永坚喟然长叹:这孩子不像大户人家的千金,没有文气,只有淘气,将来终是劳碌命。后来送女儿到英国上大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凌娜也怪,女孩儿家学的是船舶专业,学完回到香港,不声不响,也不跟家里商量,自己到大华轮船公司做了文员。一切一切都是凌永坚做梦也想不到的。

凌永坚生气了。这孩子真是……真是……自己找事做,连招呼也不打,实在不像话!

“香港的公司多得很,找工作也跟我打声招呼嘛!大华公司是养懒人的地方,这共产党的公司左得很,怎么要去那儿?你撞鬼啦!”凌永坚生气地说。

凌娜望着父亲笑:

“爸,你生什么气呀!是我找工作,又不是你找工作。这点自由你都不给我?”

“自由也要有个限度。”

凌娜说:“爸,你要什么限度呢?在香港打工,东家不打打西

家,自由得很。香港的公司我看得多了,楼上楼下,大同小异。大陆的公司如何做生意我没见过,我就想到这家公司做一做,看看大陆人怎样行船。”

“看都不用看,左道行船!大华本来是很有名的公司,就是那些左仔七搞八搞,搞成一个烂摊子,有什么看头?”

凌娜笑:“你说大陆左,我就不相信大陆会一左到底,永远都左。都什么时代了,还能一左再左?我就不相信。爸,你说,将来世界的真正大市场在哪儿?”

凌永坚一愣:怎么女儿会问起这个问题?

凌娜说:“我看,将来世界真正的大市场在大陆。大陆现在还没有开放,但总有一天要开放,这是世界潮流。如果大陆哪一天开放了,跟大陆一比,香港算什么?说不准哪天我要进军大陆呢!”

凌娜的话,把凌永坚吓了一跳。这小女子还真的心比天高呢!
“你是不是异想天开了?”

凌娜笑:“爸,有时异想是会天开的,我自己找的工作自己喜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凌永坚对女儿的独断专行不高兴,弄不清女儿为什么有这些怪念头。倒是他对女儿的态度与其说是通达还不如说是溺爱。他想:这孩子从小就喜欢独来独往,让她去闯吧。在大华公司干得不高兴,她会主动打退堂鼓,随时可以跳槽。现在的青年人强调实现自我价值,都有一番抱负。要走什么路,得靠自己选择。当父母的只能指航引路,无需太多干预。

换句话说,凌永坚也不希望自己创立的公司变成家族式的产业。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香港地那些家族式管理的企业,他看得多了,经营状况都一代不如一代,到第三代就式微了,这也是定数。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儿子大学毕业之后,他没让他留在公司继承父业,让他到新加坡自办公

司,自立门户,自己奋斗,现在发展得也不错,搞得像模像样。

后来,听女儿说,大华公司换马了,来了两位深圳人抓桩(主事),有大干一番的打算,凌永坚听了很高兴。他喜欢看看书报,知道大陆现在是邓小平抓桩,风向变了。大陆的苦难该到头了。

知道女儿要跟老总到深圳找地盘发展业务,想搞工业发展区,他有点意外也有点高兴;大陆这条大龙真的舞动起来,那可不得了。拿破仑早就说过:中国是睡狮,最好不要让它醒来,一醒过来,全世界都会震惊!难道这睡狮真的要醒?

凌娜临行前一晚,父亲郑重地跟她谈了话,第一次说起家世。

父亲说,凌家祖居深圳。祖上是宝安地区很有脸面的显赫人家。祖父早年跟孙中山过从甚密,支持辛亥革命,在孙中山手下做过事,跟共产党也有联系。那时蒋介石还是上海滩的小流氓,后来投机革命,在广州起家,掌握了兵权,便露出流氓本相,专制独裁,大刮民财,心狠手辣,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你祖父看不得这种独夫民贼行径,不再跟蒋记政权同流合污,便举家迁往南洋。

父亲叮嘱她:深圳笔架山那儿还有凌家太公的坟地。如果方便,就去太公的坟地烧烧香,叩叩头,清除一下杂草,也算尽点孝心。父亲说到这儿,声音转缓,动了感情。父亲还将画好的祖上坟地位置图交给凌娜,让她带着上路。

望着父亲凝重的表情,凌娜才知道祖籍在深圳。深圳基本上是客家人聚居之地,人们习惯把深圳人叫做宝安客。难怪爸爸妈妈在家里常常说几句客家话。

凌娜觉得奇怪:父亲出生于深圳,却从来不提深圳,没有回过家乡。深圳跟香港只是一河之隔,到深圳不过半天时间,再忙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父亲到过外国许多地方,就是不到大陆和台湾。不去台湾也罢了,可深圳是他故乡,是不是大陆有什么事伤了他的心,才使他与家乡咫尺天涯?